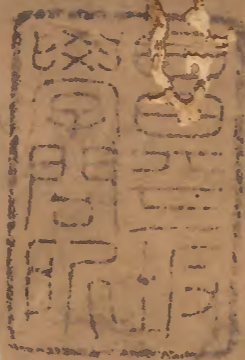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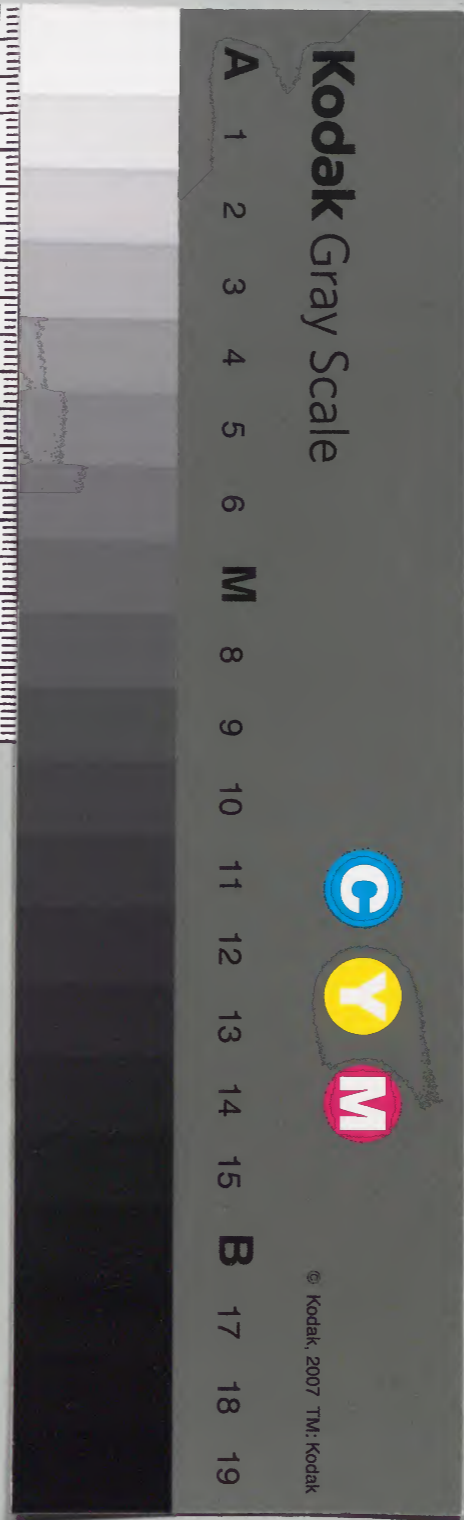


朱子錄要
八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8
冊數	7 (4)
函號	298 262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八

淺草文庫

盱眙後學馮應京可大甫 編輯

友人元城杜承芳

京口華 鈺

新會梁斗輝

門人梁溪何棟如 全校

文公裔孫朱崇沐 訂梓

訓楊道夫 字仲愚 建寧人

已酉 以後所聞 年六十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

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

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跏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形於辭色此等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
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爲對是
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峰同體而異用一句說
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
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
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
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
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

粹然天地之心卽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
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
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
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
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去此一句難曉其

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
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了有這此道理所以不可
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
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
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
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
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盖有往則有復以天地
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
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盖所以復者是

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
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
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爲
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
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霏
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
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
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
暗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

朱子錄要 卷之八 四
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
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
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
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
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
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爲天下
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
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

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
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
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
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旣思卽是已發道夫謂
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
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
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
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

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矩

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對問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請問爲學之要曰公所條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

朱子金要 卷之八 六
工只恁說歸虛空不濟事温清定省這四事亦
須實行方得只指摘一二事亦豈能盡若一言
可盡則聖人言語豈止一事聖人言語明白載
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其實精粗本末祇是一
理聖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
便是德孤致推致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
裏方得又曰如人君止於仁姑息也是仁須當
求其所以爲仁爲臣止於敬擎蹠曲拳也是敬
亦當求其所以爲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

須徧歷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
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爲不曾推去爾愛親從兄
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温清定省之事亦不過
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
耳子昂曰敢問推之之說曰且如孝只是從愛
上推去凡所以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
曾子問孝至末梢却問子從父之令可以爲孝
乎蓋父母有過已所當諍諍之亦是愛之所推
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問向見先生教童輩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
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
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
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
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大率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
本文熟復如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
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
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

處事常教此心光陰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
放下祇是靜坐向日輩卿有書亦說如此某答
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
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旣存則雖不讀書亦
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
無一點學問氣象舊來在某處朋友及今見之
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皆恁放蕩了道夫曰心
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却

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道夫曰
以此見得孟子求放心之說緊要曰如程子所
說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纔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
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
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
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
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
家略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

問處鄉鄰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
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
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
之心爾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
心爲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
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

生出這病某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爲讀書之方抑亦存心

養性之要法也

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來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饑而食喫得多則須飽矣

朱子錄要 卷之八
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久之復曰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仲愚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

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十一
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
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
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
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慤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慤實
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
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慤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

訓魏椿

字元壽
建陽人

戊申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

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
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
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
無可柰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
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
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訓吳必大

字伯豐
興國人

戊申巳酉

所聞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
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
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
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
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
道理合如此然而隱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
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
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銷
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

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
於中者徃徃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
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
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著做不得遲疑
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
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
於事之大者以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
脩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
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

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訓徐寓

字居父
永嘉人

庚戌

所聞

年六十一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
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嶢崎只
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
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
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

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
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
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
畧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
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
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寓舉
子宜宗兄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言聖賢
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
多能成就如伯夷高潔不害為聖人之清若做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十四
不徹亦不失為謹厚之士難為狗虛名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其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

朱子金要 卷之八 十一
是無閑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
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
當如此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
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
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
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胸次令磊
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
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

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
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
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
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
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
便着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
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
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

朱子金要 卷之八 十一
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
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
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
循環無端如人之嘘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
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
爲吸吸之所以爲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
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
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

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
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
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
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
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
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
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
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

朱子金要

字安鄉
臨漳人

庚戌

所聞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爲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功
夫大要曰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
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夫然以何爲要有要
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爲要又成許多
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寇一般曰晚生妄意未
知折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
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
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乘

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
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
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
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
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
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
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
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
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

朱子錄要 卷之八
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

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

朱子語要 卷之八 十九
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
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里要令
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
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箇理在天
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
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
不樂饒錫作
五段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

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南軒謂知
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
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
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
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
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
弱行意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道不勇不審何
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根
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朱子語要 卷之八 二十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
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會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
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
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
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
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分付與人
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
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力着此精彩

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
事便把爲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
家不親到那裏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
說十分話便領得若不曾做工夫雖說十分話
亦了不得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
便有望若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

朱子金要 卷之八
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達聖今日爲鄉人明日
爲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如此方有長進
若理會得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
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
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
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
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
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

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
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
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
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
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
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
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
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

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其
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寓錄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
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
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
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
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
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

失湯武反之已有此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
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
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
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
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
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
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
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

朱子錄要 卷之八 三十三
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文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鄉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

翁說一人棋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棋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經歷一過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譬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

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
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
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
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
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
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
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
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樂愛惡欲莫非公
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已

復禮爲仁

訓童伯羽

字蜚卿
甌寧人

庚戌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
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
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學者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
須先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
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

朱子金要 卷之八 二十五
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
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
得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
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
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
遠耳 可學

蜚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
喫飯豈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

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
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
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
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
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
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
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道夫

訓劉砥

字履之
三山人

庚戌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二十六
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仲思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

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

訓葉賀孫

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

辛亥

以後所聞

年六十二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恠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旣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

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詫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其終曉渠意不得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真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

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問着大學覺得未透心也尚籠在曰這籠便是細

只是恁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往前在陳君舉處
如何看文字曰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
來商量須教可行曰怕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
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
古人底折合來就如如今爲可用之計如鄭康成
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
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
零零碎碎做得成古人事事先去理會大處正
處到不得已處方有變通今却先要去理會變

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
否則便思索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才心下稍
空閑便思量別所在去這當奈何曰才要閑便
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
答橫渠書看因舉其間非外是內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
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泛交
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

朱子錄要 卷之八 二十九
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胸次便要得是非分明
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
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
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
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
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
云一件事走過眼前雖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
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

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
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
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
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着聖賢書便句
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
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多道理
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

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
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
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
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此子着身已都是要
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已纔
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已爲人處公
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
已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
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

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
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
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
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
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
毋不敬便定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
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
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
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

朱子錄要 卷之八
書口卽是心心卽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着重
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
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
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
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
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
家雙眼不會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
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會

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
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言
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
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會教自家動非禮纔
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訓徐容

字仁父
永嘉人

辛亥

所聞

先生謂徐容父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
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
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訓鄭可學

字子上
莆田人

辛亥

所聞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徃徃只要做二三分人識此道理便足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

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至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峯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

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往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此小利害愛此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

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日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上做去曰只爲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宰予冉求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爲君子

朱子錄要 卷之八 三十四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
某曰因先生之言子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平日
見害人之事不爲見非義之財不取皆是自然
如此曰旣自然如此因何做堯舜不得某謂盡
其心則知其性曰此不是答策題須是實見得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作得堯
舜因語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
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答滕文公曹交
問孟子章熟讀纔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曰雖說
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
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
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
揣摩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
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
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
是識文句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躡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天旣尚留此更宜審觀自見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

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卽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爲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

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持久游泳浸積如
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真非若似是而
非似有而實未嘗有終日恍惚然此最學者之
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爲法曰須少看凡讀書
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
開策時須逐一爲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
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略甚矣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徃徃失
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

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
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
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
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
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
山曰事事緊要者此可見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
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
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

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吾友何說某依常解

云云

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徃行凡事上皆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爲人箇事好學其爲爭習之者習其所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書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喻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旣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畧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儼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麓則心麓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

朱子錄要 卷之八 三十八
昨日所說四端此便是真心便是性善今只是
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人欲天理自明自家
家裏事豈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到人欲
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理如何的見是
性善堯舜是可爲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若於此
有見要已自己不得

問德粹數日作何工夫曰讀告子曰見得如何曰
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
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以

見又問某見得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
操捨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
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來看見
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
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已爲一豈不樂先
生曰此是可以及人爲或已及人曰惟其可以
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樂是可以及人而樂
是已及人而樂曰已及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
說已盡後來諸公多變其說云朋友講習我若

未有所得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天下公共
既已得於己必須及於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
成德不能愠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己
亦不能無芥蒂於胸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某對間斷處頗知提撕曰
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爲見彼善於此剛
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
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須如此別

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問
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爲長厚
固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
近日之弊莫只是真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
厚今人却是聶夾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非
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渾厚
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旣爲冀州刺
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
之矯激須是不做它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
 符舜功云如陳寔弔宦者之喪是大要渾厚曰
 然其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
 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
 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
 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賓夾壁
 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吾友昔從曾大卿遊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
 靜嘿少言有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

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聖人做官做世功
 未勇猛命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有標準
 進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
 人以眇然之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八終

宋五良不煇部室真撰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九

訓滕璘

字德粹
新安人

辛亥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功
 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
 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功夫自進蓋
 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
 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所以與我者
 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

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
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
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
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
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
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
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
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
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

爲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
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
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子仰之彌
高一段又說人之爲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
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
何必要恢復只爲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
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爲學彼善於此隨分做
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爲天之
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

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賢爲準故問學須是復
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問然此是
大端如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
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又云有一般人只
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是光明純粹好物其後
之所以不好者人僞有以害之吾之爲學只是
去其所以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工夫便
了故其弊至於廢學不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
所見道理便有偏處爲學旣知大端是欲復天

之所與而必爲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爲五箇
大樁相似念念理會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
在止於至善只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
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

先子錄要 卷之九
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
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
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
才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磨滅處雖
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
而可以爲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克之可以保四
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
不得

須常常自問云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
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已之身卽未見其所以爲
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所愧耻則勇厲奮發
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反復讀之指不若
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爲之志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
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
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
心今旣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

朱子語類 卷之九
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
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之悅口否方是得璘謂
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
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
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
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
悅才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
一臨事時看

可學錄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
粹云云先生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
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
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
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
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
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五
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
立却隨利害走了可學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
曰便是錯了自家一箇心却令成兩端須是檢
點他可學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
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
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
却窮了德粹曰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

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
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元
不曾理會可學

訓王力行字近思
同安人

辛亥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
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
風斯下

訓周明作字元興
建陽人

壬子

年六十三

問事有最難底柰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
時及織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
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
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
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
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
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
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撻攬凡可以省
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柰何有合當

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
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
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
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
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
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
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
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
說甚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

先子錄要 卷之九
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的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懣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量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に了聖人元

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

先子金要 卷之九
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
已着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
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
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
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
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爲也把持之說固是自
用着力然又似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着力須
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
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

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
惟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
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
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着力窮究
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
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
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
會須着些心力如法攷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
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

朱子錄要 卷之九 九
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
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
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
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
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
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
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
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於理則心
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

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時不知覺悟
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
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
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
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
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
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觀簞得起且如邊

朱子錄要 卷之九
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邊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邊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爲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

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邾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尊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爲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知道中

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

訓蔡懋

字行夫平陽人

壬子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

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是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訓楊與立

字浦城人道夫從兄

壬子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

朱子金要 卷之六
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
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又曰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
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訓 黻

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也無許多事只是
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
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
但邪者自莫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
一於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
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
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
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
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
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

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訓陳芝

字廷秀

壬子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已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孟子曰亦有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爲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剗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盡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

朱子金身 卷之九 十四
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
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
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
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豐豐地
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
豈不深可痛惜 道夫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
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
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

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
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道夫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着工夫處有
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
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這這
文字某舊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
恁閑工夫錄人文字廷秀行夫都未理會得這
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劄定腳根將這一箇

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
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
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
悠悠歲月 道夫
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
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
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
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
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

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
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說自家見不到
便休了越着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
亦無可奈何 道夫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毋可檢幹毋
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
伯恭都摭來作閩範今亦載在近思錄其本不
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
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友仁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
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
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
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
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又曰人心
之不正只是好惡昏了他孟子言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蓋平旦之時得夜間息
得許久其心便明則好惡公好則人之所当好

訓黃卓

字先之

惡則人之所當惡而無私意於其間過此則喜
怒哀樂紛擾於前則必有以動其氣動其氣則
必動其心是梏之反覆而夜氣不能存矣雖得
夜間稍息而此心不能自明是終不能善也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
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
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
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
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

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它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方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語黃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箇是要緊便拽轉來如東邊不是便挈過西邊更何用猛省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尤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公今只看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時今纔挈

轉便都是天理摯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只爲自家是爲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某嘗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

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

性賀孫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着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賀孫

訓汪德輔

字長孺
鄱陽人

壬子

德輔言自承教誨兩日來讀書覺得只是熟時自見道理曰只是如此若忽下趨高以求快則都不是下學而上達初學直是低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曰只是不曾子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隍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

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麓故不予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訓吳振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
字重了高聲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
太麓急也

訓潘時舉

字子善
天台人

癸丑

以後
所聞

年六十四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
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
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
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
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

也

又讀回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
要常提省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
然不見

先生問云子善別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
院看孟子至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
亦須看一二章至今春看了却看中庸見讀程
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裏面工夫尚多間斷未
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書所以維持此

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枯亾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

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為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况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轉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

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

來這裏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

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
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
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
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
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
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
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卽日可到到
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日却只得
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

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
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
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
辛苦不能鄉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
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
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
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
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
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

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徃徃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徃徃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

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諾先生曰然小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訓石洪慶

字子餘
臨漳人

癸丑所聞

朱子金要 卷之九 五十一
洪慶將歸先生召人與語出前卷子示曰議論也
平正兩日來反覆爲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
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
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了工夫今先
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
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
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
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

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盖一瞬日間便不見纔覺
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
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
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
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
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
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
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
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着處公既年

朱子金要 卷之九
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着工夫如某人輩子善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

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工較少而今須喫緊着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

朱子金要 卷之九 三十一
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
一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
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
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
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
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
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
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
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

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
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
是酸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語多不能
盡記姑述其大要者如此

又云其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
如今學者見識後見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
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
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
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

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

訓其節

字吉父
臨川人

癸丑以後
所開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摠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

議論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陸子靜要盡掃去從簡易某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理會米無道理合下便要簡易

以其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
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
信聖人首先犯著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
節又見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
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
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
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

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
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
是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他
不曾說教胡亂思說謹思

問學

朱子錄要卷之九終

文化何宣

